

“娘”今年八十三

谭熙荣

表妹夏兰又在群里发布娘的视频、照片,一看,娘上街了,我与妻子一拍即合,晚饭后去看看老娘。夏兰是娘的晚女(即孙女),周末常与丈夫、儿子骑车去四十多里外的乡下,给娘送点吃的,或者将娘接到家里,尽享孝道。

读者或许要犯迷糊了,娘的孙女何以成了表妹呢?茶陵人素有以“娘”来称呼姑、姨的习惯,也有称姑姑为公娘,叫姨为姨娘的。这里的娘不是妈妈,是我的大姨。不过娘虽不是我妈妈,却亲如妈妈。我叫娘,有双重的意思。

娘身材矮小,一米五上下,人称矮婆子,在我看来,娘是个真正的汉子。何以称汉子呢?可以从两个方面佐证。一方面是能干。她一生坎坷,没过什么好日子。家公家婆去世早,丈夫不到50岁便撒手西去,她用弱小的肩膀扛大了五个子女。人多,张张嘴要吃,她累得像不停下来的陀螺。月子里,姨父常在外面搞副业,娘担大粪踩打谷机,什么粗活重活都干。冰冷的大圳边,常见娘洗衣的背影。面对尊长的善意提醒,娘只是心存感激的流泪,第二天,该做的还得做,娘也因此这痛那痛的,落下不少毛病。就是现在,娘老了,孙子们也长大成人了,问或女儿们接娘去住住,娘还是忘不了家里的四个重孙,住不了一两天横直要回家,十头牛也拉不住。

另一方面是大气。虽是穷人家出身,成家后也还是穷,可是娘毫无小家子气。若有客人上门,娘热情喜乐,倾其所有款待,恨不得让来者生出两个肚子,或者牛一样的胃,吃出一百个满意。倘若得了别人的一丁点好处,比如人家帮忙抬了打谷机,或者自家孩子吃了人家的一片西瓜,娘必定要请那人吃饭,还人家一个西瓜,生怕亏待了人家,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豪爽气,基于良善,根于骨子,非一般主妇所有,也非一般男士所有。即使在今日,娘有时糊涂,所谓老年痴呆,而大气依然不改,依旧受人敬重。

娘待人真诚大方,对自己却截然相反。十二万小分小气,几近苛刻。人家送她月饼、面包等食品,娘一个也舍不得吃,或者转赠孙辈,或者分送邻居孩子,剩下的,留存待客。问她何解自己不吃,娘立即反问“我是小孩子吗?”不是娘不爱吃,娘总是想到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看到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娘就快乐无比。娘有个怪毛病,“爱”吃臭肉。娘极少舍得买肉,甚至不舍得买豆腐。别人送她肉,娘基本上留起来,怕有客人上门。时间长了,肉变质了,儿女们要倒掉,娘便发火,嫌儿女们不懂事,浪费,大声呵斥:“显你有钱啊”。这时候,娘上餐肉,下餐肉,直到吃得拉肚子。请客过后,剩菜无论多久,娘都要

废物利用,吃进肚子。晚辈们说也好,骂也罢,娘不为所动,“意志”坚定。

茶陵有个成语叫谦文搭武,或谦文搭礼,意思是礼节繁复,不直爽,过于谦让,也有假装斯文之意。此语用于出门做客的娘,简直是量身定做。请她吃饭,总是谢绝。桌上晚辈给她夹菜,三番五次推让。一块东坡肉,夹过来夹过去,娘不谦让三五次不吃。娘似乎吃惯了青菜萝卜,筷子老是伸进小菜碗里。不过娘不是装,是出于本能的“克己”,生怕多吃了别人的,占了人家便宜。如今生活好了,娘还是照样谦文搭武,甚至花钱到人家吃喜酒亦是。套用一句话: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娘今年八十有三,眼花耳聋,间有失忆。好在精神气爽,茶饭自理。每每到我,拉了我的手,或抚摸我的肩膀,千篇一律的问道“你来了,岷岚呢”。斯时,许多人和事,娘已记不清,常是张冠李戴,错将王五作赵六。我们见娘“犯浑”,一齐哄笑。有时故意“嗯嗯”附和,甚至还添油加醋,拿娘“取乐”。娘见我们“坏笑”,似乎有所惊觉,又难以判断真伪,张大缺牙的嘴巴反问“笑咋个?不是吗!”我们越发笑得合不拢嘴,娘也咧开嘴,跟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在我们眼里,娘和三岁小姑娘一样可爱。

闲时

甜茶之约

释然

今天是约好喝茶的日子。

熟门熟路赶往林芝镇。一路上,很多“马吉阿米”“日多”等藏式门店招牌的酒店茶馆商店等。我们进的是一家叫“满意幸福”的茶馆,其实我的内心更想走进诸如“马日阿吉”“日多”这样带有足够的民族风味的茶馆,感觉那才是原汁原味的。

好在走进二楼,还是没有失望。藏式的门脸和陈设,一块蓝边白布一分为三做成的门帘,上面一半中间一个红色镶边带花纹的正方形花布,下面半块布,左右边各一块正方形镶边带花纹的红花布。门帘的正上方则钉着一根哈达。

藏式的外一圈内几圈五颜六色精致的天花板和粉粉的窗帘。每张桌子配两张长椅,全是雕花的藏式家具,雕的花纹华美但看不懂具体是什么动物或植物。最有特色的是椅子的把手处,每个把手都有一个张大嘴巴鬃毛飞扬的像龙又不像龙的动物头形。椅子上垫着花毡垫,有点黄,应该很久没洗了,茶馆的所有布艺都呈现很久没洗的颜色。

从招牌到门帘到天花板窗台和家具,都是方形的,除了长方形就是正方形。

老板娘很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藏族姑娘,鼻子又高又钩,眼睛闪着异域风情,皮肤又比一般的藏民白,微笑很迷人。

甜茶,由红茶、全脂奶粉、纯净水和白糖做成。甜茶的制作过程简单又讲究,先把纯净水烧开,再放入用纱布装好的红茶煮五分钟,边煮边提提纱布袋搅动。取出红茶袋,奶粉加红茶水搅拌均匀,纯净水全部倒入锅中,加入拌好的奶粉,不断用勺子搅拌,直至气泡消失。再加入白糖煮开,最后还要加入红茶边煮边搅五分钟。甜茶就做好了。做好的甜茶倒入热水瓶中保温,来了客人随时饮用。

甜茶有奶味,有茶的清香,淡淡的甜,和奶茶有点相似,所以比较适合大众口味,喝不惯的极少。西藏的甜茶,纯净水是高原无污染的,奶粉是牛奶精制而成,没有奶茶甜,没有酥油茶的腻,味道更正宗更地道。

遗憾的是没有去拉萨的阿尼仓姑寺,那里是女性佛者的乐园,也是社会中女性学习佛教、文化和各种知识的场所。最著名的还是仓姑寺的甜茶,虽然也是奶粉制成,但口感清爽,不腻,喝后不口渴。这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但我在这家小镇的茶馆喝的甜茶,口感也蛮好。

进来的时候,算上我们也只有三桌,一会儿就八桌了。大家三五一桌,喝茶、聊天,也有一处打扑克牌的,但没有麻将。突然很奇怪,在株洲不少地方的小区麻将之声不绝于耳,来西藏半月了,还没见过麻将的影子,倒是这个茶馆看到了扑克。妹妹说,藏民是不打

牌的,但现在越来越汉化,来茶馆大部分是喝茶聊天,也有个别打牌的。还是希望他们保持民族特色,毕竟打牌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这桌开始点了三磅甜茶,杯子不大,边聊边续杯,后又来了几个客人,又加了三磅,合起来也不过六磅,这个茶馆喝得多有优惠,一共才26元钱。妹夫的师傅就是一个藏民,因有事最后才来,他和我们一样的穿着打扮,会说藏语和汉语。他介绍西藏的转山,我们在苯日神山时,就看到很多转山的藏民,据说,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以洗净一生的罪孽。转山十圈,可以在五百年轮回中免下地狱之苦。转山百圈,可以今生成佛升天。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则可增加十二倍的功德,相当于十三圈,藏民一般不会错过藏历马年的转山机会。像他一样因工作没有时间去转山的藏民,只要看到转山的,都会施舍钱物和食品,功德一样。

我们边喝边聊,边看外面的风景,西藏的天空美得用手机拍出来不好看,一定要用眼睛看,用心感受。很多时候,分不清远山和天空,因为云把山和天空连在了一起,又混在了一起。飘忽的云,总感觉可以随手抓一大把。有个山头,矮矮地长满了不知名的小灌木,半山腰突地生出一排又高又直的远远看去分辨不出树名的树,仿佛截到了远山的天空。目光收近,民舍、单位、草地,草地上牛羊成群。这里最常见的就是牛羊,藏民几乎家家都养牛羊,在山上和草地放养,牛脖子上都会挂一个铃铛,走到哪里“叮当”到哪里,主人也可以循着声音找回自家的牲畜。

大家也许因为喝了茶,也许因为吃早餐晚,都还在不紧不慢地喝茶聊天。我曾在火车上几度半夜被乘客的大声聊天吵醒,家乡的茶馆麻将室更是震耳欲聋,这里的聊天永远不缓不急,不喧闹,不冷场。打牌的也是安安静静地打,没有争得面红耳赤,没有吃三喝四。没有赶时间的人,也没有上午就作了下午的安排,大家就那样坐着,聊着,想喝就拿水瓶添,想吃就随意点碗藏面。

茶馆除了有藏面,还有饺子包子和盖饭或炒饭,仅此而已。我点的是一份牛肉刀削面,我以为在遍地牛羊的地方点的牛肉面会有很多牛肉,其实不然,牛肉不多,而且里面掺杂有黄瓜、西红柿和好几样叫不出名的菜。将近下午一点才有藏民开始点吃的,点得不多,每人最多一碗,也不会坐在桌子中间摆上八碗十碗的菜尽情享受或浪费,吃得也很慢。

下午快两点吃完出来,茶馆七八桌还在喝茶聊天,仅一两桌在吃面,除了我们,大家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甜茶之约,感觉蛮好,留时间和空间给真正懂得享受的藏民吧,慢慢喝,慢慢聊。



散文

一池残荷

李巧文

最能体现深秋的,莫过于那一池残荷。

深秋,微雨,微凉,我第二次来到高陵龙匣,为挖掘其文化遗存,经过那十里残荷,意料之中又有些意外。一望无际的荷田,残败的枝叶,像一只只灰褐色鸽子,撞入视野。荷叶片片粗黄,仅在中部分留点儿微绿。叶片下,是褐色的根茎,有的叶子撑不住,斜斜搭在根上,留一半儿露出水面,有的干脆离了根,沉在水里,光秃秃的根秆在那里,落寞,无语。雨也来凑热闹,我们经过时,雨又大了些,在荷叶上微颤,“扑”地跌落水中,溅出细微的圈。

我有点儿恍惚,雨这么着急跑来,是为了“留得残荷听雨声”吧?《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园里种了很多荷花。荷叶凋谢时,宝玉觉得那一池残荷非常碍眼,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天天逛,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黛玉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一听,立即改变态度,附和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拔去了。”宝玉察言观色,语言倏忽而变的背后,是因为爱着黛玉,而黛玉却欢喜着那一池残荷和零落之雨。李商隐的诗里充满情爱,就是残荷,也像带着泪滴,让“泪光点点,娇喘微微”的黛玉如何不喜。李商隐临终前一年,写过一首《暮秋独游曲江》,诗云: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恨江头江水声。在义山心中,荷的生长凋残,是与爱恨相连的,荷在,情在,荷去,人去,残荷听雨,月如钩,心事如莲。

几个月前我来到这里时,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碧波翻涌的荷田,每一片叶子都吸足了水分,饱满丰腴,叶子间裙裾素索,荷灯闪亮。荷用最美的容颜,迎着来来往往的目光。花和七月的阳光一样灿烂,粉白、粉红的花骨朵高高矗立,在无一丝云彩遮挡的日光下,娇艳夺目。还没有散尽的水珠沾在叶面上,一动不动,在荷叶上歇息,就像女人脖子上的珠链,圆珠的,透明的,在阳光里闪着银白的光。天瓦蓝,叶深绿,红红白白,秋色浓得化不开。

而现在,花叶凋落,萎枯,泛黄的叶,堆叠于地,一阵风过,像蝴蝶一样飞舞,凉意初起,才猛然惊觉,已是深秋了啊。

荷终究是要谢的,绿荷终将成为残荷。十里残荷,同伴叹息声声: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要是荷花开时,这里的荷有多漂亮!我深不以为然。残荷就像布满皱纹的老人,像断臂的维纳斯,像千古古镇映着青苔的老屋。从残荷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时光流逝的匆匆,风霜到来时的凛厉。生命不单是静气与饱满,还有萧疏与羸瘦,每一个日子,划过去,留下的波纹都在告诉你,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没有人可以用手阻拦,在奔跑的时光面前,所有的叫停都是徒劳。

留不住,才愈加珍惜,愈加懂得生命的可贵。一纸残荷,也是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一位画家说过,绿荷有绿荷的风韵,残荷有残荷的味道,不能偷懒,不能减料,一点儿不能马虎,手要松,心要工,尤其注意柄的穿插争让和线条的质量。残荷,就像老树,皴裂的树皮像深沟般的皱纹,厚重和沧桑写在骨子里,写在行走的岁月中,驻足时,便会想到时光的继续开来,生生不息,从而更加珍惜生命与时光的不可辜负。

中午,我们来到荷田之尾,有耕田机正在将残荷收纳。有人告诉我,残荷归土,可作肥料,荷田不用另种。明年,这些残荷将会重新焕发生机,助力乡村振兴,以另外的样子进入众人的目光。龙匣文脉鼎盛,先后出了六个进士,二十多位举人和五十多位贡士和秀才,其中就有元代著名逸民李祁和明朝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他们曾经像绿荷,闪耀一方,又像残荷一样沉寂一时。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他们又会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同行的琼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再过两天,残荷将全部被耕田机卷入泥土,就看不到了。我点头称是。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随笔

微型菜园

谢永华

神农风

诗三首

朱龙才

题鸣溪堂

鸣溪屋下清流处,
水奏琴瑟最动情。
赏钓滩边分隐见,
观鱼石上念枯荣。
红花紫气著心暖,
绿树蓝天养眼晴。
海国偕妻游览际,
半山如臂令人惊。

林泉颂

枫溪谷里几幽然,
薄雾轻风酿紫烟。
绿水青山陶醉处,
登高谢屐赋诗篇。

月夜吟

嫣红纵褪郁香盈,
玉兔东升宇宙明。
最是诗词堪好处,
寒来暑往总牵情。

神农风

诗三首

朱龙才

题鸣溪堂

鸣溪屋下清流处,
水奏琴瑟最动情。
赏钓滩边分隐见,
观鱼石上念枯荣。
红花紫气著心暖,
绿树蓝天养眼晴。
海国偕妻游览际,
半山如臂令人惊。

林泉颂

枫溪谷里几幽然,
薄雾轻风酿紫烟。
绿水青山陶醉处,
登高谢屐赋诗篇。

月夜吟

嫣红纵褪郁香盈,
玉兔东升宇宙明。
最是诗词堪好处,
寒来暑往总牵情。

